

济南印象

大明湖 与老济南名吃

文/王强

济南有湖泉之秀色,素有“水居其半,官衙居其半”之说,独特的地理优势造就了济南与水密切相关的特色饮食风俗。位于济南市中心的大明湖,曾是济南人的饮食宝库,丰富的水产成为济南人饮食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。

炸荷花曾是济南特有的夏令名菜。选取微开的荷花,取中层新鲜完整的花瓣,洗净后用洁布拭净水分,平铺案板上,抹上一层豆沙馅,然后对折,再挂上一层薄薄的蛋清白面糊,过油炸至浅黄色捞出,摆盘,撒上白糖即成。此菜外酥内软,清香甜美。老舍先生在济南居住时,曾与友人一起品尝过这道菜,此后还专门写过一篇短文《吃莲花的》(见下文),并称其为“济南的典故”。

鲜嫩碧绿的荷叶妙用更多,洗净后用开水略烫,覆盖煮粥,凉后加糖饮用,粥色淡绿,米香中透着荷叶的清香,这便是济南夏令著名小吃荷叶粥。将鸡、鱼、猪肉等掺上抄菜、炒米和调味品,选用碗口大小的鲜嫩荷叶包裹,上笼蒸熟,连带荷叶一起食用,既有肉香,又有荷叶清香,谓之荷叶鸡、荷叶肉、荷叶鱼,也是济南夏季特有的名吃。用鲜荷梗吸饮名酒,是古代济南人的一大发明,名曰“碧筒饮”,“酒味杂莲香,香冷胜于水”,风味别致,情趣盎然。

莲子干鲜两种均可食。济南初夏街头经常可见卖莲子的,一元钱四五个,取出莲子,扒去外面一层绿衣,无需除去中间莲心,整个放入口中,清香可口,翠甜鲜美。干莲子亦可做冰糖莲子、蜜汁莲子、银耳莲子汤或莲子羹。

吃莲花的

文/老舍

今年我种了两盆白莲。盆是由北平搜寻来的,里外包着绿苔,至少有五六十岁。泥是由黄河拉来的。水用趵突泉的。只是藕差点事,吃剩下来的菜藕。好盆好泥好水敢情有妙用,菜藕也不好意思了,长吧,开花吧,不然对不起人!居然,拔了梗,放了叶,而且开了花。一盆里七八朵,白的!只有两朵,瓣尖上有点红,我细细的用檀香粉给涂了涂,于是全白。作诗吧,除了作诗还有什么办法?专说“亭亭玉立”这四个字就被我用了七十五次,请想我作了多少首诗吧!

这且不提。好几天了,天天门口卖菜的带着几把白莲。最初,我心里很难过。好好的莲花和茄子冬瓜放在一块,真!继而一想,若有所悟。啊,济南名士多,不能自己“种”莲,还不“买”些用古瓶清水养起来,放在书斋?是的,一定是这样。

这且不提。友人约游大明湖,“去买点莲花来!”他说:“何必去买,我的两盆还不可观?”我有点不痛快,心里说:“我自种的难道比不上湖里的?真!”况且,天这么热,游湖更受罪,不如在家里,煮点毛豆角,喝点莲花白,作两首诗,以自种白莲为题,岂不雅妙?友人看着那两盆花,点了点头。我心里不用提多痛快了;友人也很雅哟!除了作新诗向来不肯用这“哟”,可是此刻非用不可了!我忙着吩咐家中煮毛豆角,看看能买到鲜核桃不。然后到书房去找我的诗稿。友人静立花前,欣赏着哟!

这且不提。及至我从书房回来一看,盆中的花全在友人手里握着呢,只剩下两朵快要开败的还在原地未动。我似乎忽然中了暑,天旋地转,说不出话。友人可是很高兴。他说:“这几朵也对付了,不必到湖中买去了。其实门口卖菜的也有,不过没有湖上的新鲜便宜。你这些不很嫩了,还能对付。”他一边说着,一边奔了厨房。“老田,”他叫着我的总管事兼厨子:“把这用好香油油炸。外边的老瓣不要,炸里边那嫩的。”老田是我由北平请来的,和我一样不懂济南的典故,他以为香油炸莲瓣是什么偏方呢。“这治什么病,烫伤?”他问。友人笑了。“治烫伤?吃!美极了!没看见菜挑子上是一把一儿的卖吗?”

这且不提。还提什么呢,诗稿全烧了,所以不能附录在这里。



济南老火车站



山东邮务管理局旧址



德华银行旧址

“秀”泉城

哪座建筑最经典 请您来推荐

“一城山色半城湖”的古城济南,除了景美人好,还有许多的经典建筑呢。不论您是土生土长的老济南,还是在泉城读书工作的异乡客,一定在心里感叹过:“嗯,这个建筑挺有特色。”

自下期芙蓉街开始,我们将特别推出部分读者推荐的济南特色建筑(可以是有历史意义的老建筑,也可以是有时代特色的新建筑),希望它们能勾起您的回忆,或者能督促您拿起相机,拍下您眼中的经典,然后发给我们,咱们一起欣赏。

(本文配图均为资料片)



华阳宫内的三元宫

我爱泉城

“南岗子”当年很火爆

文/朱晔

上世纪初,济南开设商埠。于是,这座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古老泉城,开始快步进入了经济发达、文明开放的现代社会。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里,济南先后建成五座市场,即老城的国货商场、麟祥门外的人民商场、经二路纬一路的新市场,经四路纬二路的大观园和经二路纬十路的西市场。星转斗移,繁华一时的国货商场早已消失。如今,新市场也将在推土机的隆隆声中荡然无存。

新市场,济南人叫做“南岗子”。当年有句俗语:“南岗子吃饭,北岗子下店。”新市场是集购物、娱乐、餐饮于一体的大众场所,人气旺得很。夜幕降临,这里灯火通明,游客如穿梭。市场占地不算大,是由两条半胡同组成的,但里面有饭店、布店、百货文具店、说书场、戏院、电影院。而且,除戏院电影院外,其他的都不是一家。仅说书场就有五六家。此外还有一个露天相声魔术场。市场北门有家电影院,以放映动画片为主,票价仅五分钱,孩子们都愿来看。如“青蛙公主”、“骄傲的将军”、“灰姑娘”等简直让孩子着了迷。

从北门走进市场约二十米,往右拐就到了说书场。这里有说评书的,有西河大鼓,山东琴书,河南坠子等,你爱听哪一口就选哪一家。济南历来有“曲山艺海”的美誉。晚清的刘鹗曾在《老残游记》中对黑妞白妞说书的场景做了绘声绘色的描述,令人神往不已。新市场的说书艺人比起白妞黑妞来,毫不逊色。著名评书艺术家傅泰臣老先生的“粉丝”就多得很。他说“七侠

五义”、“大八义”,还首开说新书之风。他说“林海雪原”时,场场爆满。许多人听了广播还不过瘾,就来现场观赏。傅老鬓发斑白,手中拿一把折扇,面前只有一张桌子,桌上放一个惊堂木。惊堂木“啪”地一拍,他就娓娓道来。每到终场,听书人仍恋恋不舍。有个老书迷,老婆让他去打酱油,他却跑来说书。回家不敢说真话,就撒谎说碰见熟人了。他老婆气呼呼地说:“拉倒吧,你准是去听说书的了。酱油瓶子忘在哪里?”说西河大鼓的王大玉是曲艺界的“四大玉”之一,尤擅说“呼家将”、“杨家将”。说到伤心处,场内涕泣一片;开心时,大家乐得前仰后合,真叫人过瘾又上瘾。

露天场地里是相声艺人刘剑秋和魔术艺人李福祥的天地。尤其是刘剑秋,在当时济南的名声大过侯宝林。他说济南方言,相声内容纯粹逗乐,难登大雅,但很受市民欢迎,场子周围经常是里三层外三层。有回他说,我和你爸爸下象棋,最后我剩了一个象,你爸爸剩了一个士,仍杀得难分难解。捧哏的问,怎么着了?他说,你爸爸“士”我,我“象”你爸爸。——观众听了哄堂大笑。还有一回,他拿山东军阀韩复榘开涮。他说:韩复榘的小舅子来找他

想谋个团长做,韩见小舅子不是那块料,就打发他去当卫兵队长。小舅子来到卫队就召集大家开会。他说:俺是韩主席的小舅子,别拿俺当外人,今后咱们就是一家人。说着,他指指队副说,他就是你们的娘。又指指自己说,我就是你们的爹!队副一听急了,说:弟兄们揍这个二百五!正好韩复榘路过这里,听见里面厮打声,就问卫兵。卫兵回答说:报告长官,您别管俺们家务事。韩又问:什么事?回答:俺娘打俺爹了。

市场南边有几家饭店,店面都不大。但饭菜可口,价格低廉,顾客盈门。前年,我曾去那里,只是旧日繁华不再,隔世之感不禁油然而生。

我想,新市场既然已经失去了存在的价值,拆除了也好。这样,它会给人们留下永远美好的回忆。

